

二十世纪文学争议代表作品丛书

ZHENGYI

桥梁上的童话

主编 冯牧 柳萌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选编：李柄银

桥梁上的童话

主编：冯牧 柳萌

编委：冯牧 柳萌 张韧
王景山 杨匡汉 李柄银



桥梁上的童话

主编：冯牧 柳萌

责任编辑：李柄银

责任编辑：李柄银

前言

桥梁上的童话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定价：0.60元

（北京）

（北京）

SAI 52/2 396032



0000072789

QIAOLIANGSHANGDETONGHUA 时代文艺出版社

桥梁上的童话

QIAO LIANG SHANG DE TONG HUA 冯牧 柳萌 主编

责任编辑:刘明涛 姚家余

封面设计:何 武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

2 插页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

390000 字

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6 月第 1 版

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7000 册

定价:25.00 元

目 录

一个伟大的印象·····	柔 石(1)
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·····	黄 钢(11)
伟大的热情创造伟大的人·····	胡 风(30)
一个冬天的童话·····	遇罗锦(75)
海水下面是泥土·····	刘亚洲(188)
人体模特儿众生相·····	王 川(315)
特别悲剧·····	贾鲁生(462)

一个伟大的印象

柔 石^①

这是最后的斗争，
团结起来到明天，
INTERNATIONAL，
就一定要实现！

幽扬的雄壮的国际歌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，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，由我们唱过了。我们，四十八人，密密地静肃地站着，我们底姿势是同样地镇定而庄严，直垂着两手，微低着头；我们底感情是同样的辽阔，愉快而兴奋；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，用了“共产主义”的大红色的帆篷，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、平等的无贫富、无阶级的乐国。

我们，四十八人，同聚在一间客厅似的房内，围绕着排列成一个颇大的“工”字形的桌边，桌上是铺着红布，布上是放着新鲜的艳丽的红花。我们的会议就在这样的一间浓厚的重叠

① 本文发表时署名刘志清。

的如火如荼的空气中开始了。

“同志们！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起来了！”我们的主席向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会词。

我们的关系都似兄弟，我们的组织有如家庭；我们依照被规定的“秘密的生活条例”而发言，讲话，走路，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动。一位姊妹似的女同志，她有美丽的姿势和甜蜜的感情，管理着我们所需要的用品的购买和接洽，并在每晚睡觉之前，向我们作“晚安”。

“谁要仁丹么？”在会议的长时间之后，她常常向我们这样的微笑地问。

为了减少椅凳的搬动的声音，我们是和兵士一样站着吃饭的。有一次，一个同志因等着饭来，这样说笑了：

“吃饭也和革命一样的；筷子是枪，米是子弹，用这个，我们吃了那些鱼肉；快些吧，革命，吃饭，可以使我们的饥肠不致再辘辘地延长！”

晚饭以后，没有会议的时候，或不在会议的一部分人，就是自由谈天，——互相找着同志，报告他自己的革命经过的情形，或要求着别人报告他所属的团体的目前的革命形势，用着一种胜利的温和的声音，互相叙述着，讨论着。

“这位同志是代表那里的？”

这句话是时常普遍的被听到。

从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里来的同志，他们是非常急切地要知道“关于上海的目前的革命的形势”。

“上海的工人，市民，小商人，对于革命怎么样？不迫切么？不了解么？”

“除了工人，一般市民小商人，大约因为阶级的关系，对于

各种革命的组织与行动，只是同情，还不很直接地起来参加。”我回答。

“上海的工作是紧要的呀！”他们感叹地。“农村的革命日益扩大、日益紧张的时候，上海的工人，市民，非猛烈地起来不可！”

上海的报纸是不容易输送到他们的手里的。有一次，现在的第四军，因为在山上二十几天得不到报纸，心里是非常的焦急，以后探听得某一城的某处，有几份报纸，于是就在当夜，开了一团兵，走了六十几里的长路，攻进城，取得了这几份报纸回来——这是一个事实。

在会议室的一角，放着一张黄色的书桌，里面的抽斗内，贮满了各种左倾的杂志并共产主义的书报。有一位同志管理着借阅与收还的事，可是一到早晨（晚上是收回的）所有的书籍总从这个忙碌者的手里传递给人们，他们，除出三五个完全不识字的农民代表外，就都在个个人的手里捧着一本书，或一份报了。他们专心地似又艰难地阅读着，有时，互相的疑问着，简直似考试前的小学校里的小学生那样。

可是不识字的农民同志，也有时走向阅读者的身边，问问书里所说的是什么。

“这是什么书呢？”

“萌芽月刊。”我向走近我身边的农民同志回答。

“我们的书么？”

“是的，关于无产阶级底文化方面的。编辑和译著的人，都是思想清楚的战士与作家。”我并将这一期的目录告诉他。

“是我们的杂志啊！”他向我微笑地亲昵地又说了一句。

在各人的手里，都有一本由我们的女同志交给他的记事的
拍纸簿和一支铅笔。这样，就有一部分人，老是在那里习练了，
涂写了。在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录记着，不在开会的时候，他们
绘画着；“我们的主席”，“我们的东江同志”，“女同志，你真是
美丽的呀”！我竟从一个红军代表的手里看见这样标题着的三张
非常精细的人像，类似旧历过年时在街坊上卖的“花纸”上所
画的。我想，这是所谓“民众的艺术”吧？但画家所要研究的，
也可根据这一个，——我们实在需要民众的画家。

他们也常是捻着簿子向我问字：“冲锋的冲字是怎么写的？”
写好一个“彳”，叫我填上去；“牺牲的牺字可以这样写么？”又
有一次，一个同志将“牺”这样的一个字问我，可是我很羞惭，
不能立刻给他一个爽快的答复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写
的一个“牺”字。

我也从他们所问我的字行旁，看见他们的纸上，满记录着
标语似的口号似的警句：“向城市冲锋”，“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少
年先锋队的组织”等等。

有一位辽东的同志，身体高大，脸孔非常慈祥和蔼的人，他
在和我作第一次的谈话时，——我们是同睡在一间寝室的地板
上的——他就告诉我他对于革命的最初的认识和行动：他说他
之所以革命，并不是为了“无产阶级”四字，他是大地主的孩
子，钱是很多的，而他却想推翻“做官阶级”——这四字是他
用的；他说他自己是“平民阶级”——的专制，就从家里拿了
一支枪，空身逃出到土匪队里去，因为土匪是“做官阶级”的
惟一的敌人。可是第一次受伤了，子弹从上臂的后部进，由背
上出，——同时他脱了衣服，露出他的第一次的两处伤痕给我

看。他是受过几次的伤的（以后我知道他的精神也受过颇深的伤痕），第二次是在面底后部，耳朵的下面，银圆那么大的一块。——同时，他觉到土匪是没有出息的，非进一步，作推翻封建社会的行动不可，于是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。

“五六年来的，我是没有家，”他说着，两眼是慈和而有光的。“到处飘流；也在石板船内，指挥着作过战。”

他的话，在这晚，是被纠察员的命令“十一点钟了，熄灯，不准再讲话”而停止了。

过后一天，他忽然给我一个纸条，上写着：

“爱是有的么？”

我很奇怪。可是在那时，我是不能和他谈爱的问题的。我也就只好用纸条，给他一个回字，问他为什么发这个疑问。

于是我就陆续地收到他的好几次纸条了。我在这里总括他的意思：他有一个爱人，爱人也深深地爱他的，而现在，为环境的条件所限制，结婚是万不可能。我最后给他这样写着的纸条：

“爱也是阶级的，爱的方式也是阶级的……是呀……”

可是他摇摇头，给我这样的回答：

“不，我现在要问你的是怎么可以消灭我的脑里的爱的印痕。加重地努力于革命的工作，是最好的方法么？”

这样，我知道，这位同志是一个感受着冲突的苦脑的布尔塞维克。

关于恋爱，——苏维埃区域里的农民的态度，和红军军队里的兵士的意识，也都值得注意的。

据从苏维埃区域里来的同志的报告：在当初农民是大半都反对自由恋爱，和离婚自由的。有一件例足以记述：一个年轻

的党员和一个农民的妻发生恋爱，而这个农民的妻就向这个农民提出离婚；这个农民就向大众愤愤地怨诉道：

“革命革命，革他一个卵！我们的老婆，都要革掉了！”

于是群众也大愤，竟商议要杀死这个年轻党员。事情被党的指导者知道，只得调开这个年轻党员到别处去工作了。这当然不是根本的办法。

可是在妇女的一面，却正相反。她们都要求自由，要求解放，热烈地向丈夫提出离婚，苏维埃政府的民事案，竟以离婚裁判为第一忙了。假如政府不准，她还会在群众大会的时候，登台向群众演说，作根本的她的自身的解放自由的斗争。

现在苏维埃政府是努力地作向农民解释的宣传，允许离婚的绝对自由的。有许多地方，妇女解放是渐渐做得通了。

在军队里，有同样有趣的事实。就是兵士们也多反对在军队里有恋爱的现象的发现。这一半还因为女性的兵士太少，一半因为女同志多喜欢和官长接近的缘故。虽然，在红军里，“经济的平等”是被规定为一条原则（另一条原则是“纪律的平等”），但责任的地位有高低，而妇女的虚荣心也是还存在的。所以某一军的军长，曾有过以军事上的观点，不准女同志加入军队的禁令。

在这次的代表会议里，有我们的十六岁的年轻的勇敢的少年列席。他有敦厚而稍近野蛮的强的脸，皮色红黑，两眼圆而有精神，当发言的时候，常向旁或向上投视，一边表示他在思想着所发的言，一边正象他要用着他的两眼的锐利的火箭，射中革命的敌人的要塞似的。他的发言，是简朴的，稍带讷讷的，有时将口子撑的很圆，——他是湖南人——正似他的舌是变做了一只有火焰的球在滚着一样。他的身体非常结实而强壮，阔

的肩，足以背负中国的革命的重任，两条粗而有力的腿，是支持得住由革命所酬报他的劳苦和光荣的。他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，那想吞噬他的狼似的敌人，是有十数个死在他的瞄准里的。他受过两年的小学教育，可是会做情诗了。

“妹妹呀，你快来吧！

我从春天望到夏，

又从夏天望到秋，

望到眼睛都花了！”

他有一次将这四句诗念给我听，当时我对他说：

“你还是革命吧，不要做情诗。”

可是他笑着向我答：

“我是不会做情诗的，情诗是你们的队伍里的人做的。这四句诗也好象从一本什么诗集里读来的。你不知道么，在你们里面有做诗的革命的人？”

我稍稍微笑着摇头，同时我牵了他的两手，紧紧地握着，而且，假如当时的环境能够允许，我一定向他拥抱而高喊起来：

“亲爱的弟弟，我们期待着你要做一个中国的列宁！”

关于这个勇敢的小同志，我们的主席向我们说着这样的话：

“假如他能够在上海受训练二年，一定能做一个非常好的C. Y.。不过我们不能留住他在上海，那边也需要象他这样的同志的。象他这样的少年是到处都被需要的。”

有一次，他从我们的一位漂亮的同志的西装的外衣袋里，掏出一块紫绸的色光灿烂的小手帕来，他看的惊骇了。

“这做什么用的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什么用，装饰装饰。”我们的漂亮的同志答。

“可以给小妹妹罩在头上的呀！”他很快乐地说，同时将这稀薄的手帕网在脸上，窥望着各处。

“送给你吧，你带回去送爱人去吧。”我们的漂亮的同志笑嘻嘻地说。

“呀？”他的大的鼻子竟横开的非常阔了。这样，他就仔细的将它折好塞在他的小衫的衣袋里。

“打倒军阀！”

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

“猛烈地扩大红军！”

“组织地方暴动！”

“中国革命成功万岁！”

“世界革命成功万岁！”

威武的，扬跃的，有力的口号，在会议的胜利的闭幕式里，由一个的呼喊，各人的举手而终结了。我们慢慢地摇动着，心是紧张的，情感是兴奋的，态度是坚毅而微笑的。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背后，仿佛的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，他们都在高声地庆祝着，呼唤着，手舞足蹈地欢乐着。他们的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，他们在云霞之中欢乐着，飘动地同着我们走，拥护着我们的十大政纲，我们这次会议的五大决议案与二十二件小决议案，努力地实行着这些决议案的使命，努力地促进革命的迅速的成功。我们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。我们分散了，负着这些工农革命的重大使命而分散了，向全国的各处深入，向全国的工农深入；我们的铁的拳头，都执着猛烈的火把。中国，红起来吧！中国，红起来吧！全世界的火焰，也将由我们的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！我们都以火，以血，以死等待着。我们分散了，在我们的耳边，

仿佛彻响着胜利的喇叭声，凯旋的铜鼓的咚咚声，仿佛，在大风中招展的红旗，是竖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山的顶上。

(选自1930年9月10日《世界文化》创刊号)

【述 评】

这篇作品在1930年9月10日出版的《世界文化》创刊号上发表时，在“编辑后记”中有这样的话：“刘志清君的《一个伟大的印象》的通信，不但是难得的报告，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。”

尽管这里把“通信”、“报告”“文学作品”这样一些概念混用在一起，但这毕竟是第一次把一篇作品以“报告”的称谓进行介绍。所以，我们就有理由把这篇看成是我国第一篇以“报告”的形式与读者见面的作品。至于以上那些含混的称谓，那是因为编者一时还分不太清楚“通信”与“报告”的区别在什么地方，也未能认定好的“通信”、“报告”即是“文学作品”之故。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，因为每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初出现时，人们总会有一个认识，理解，接受的过程。这样的认识混乱，当然是谈不上有多大争议的。因为作品是我国报告文学创名之作，故选在这里。

柔石(1901—1931年)，原名赵平复，浙江省台州宁海县人，现代著名作家。他的小说《二月》、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是现代文学创作中的优秀成果，曾得到鲁迅的重视与肯定。柔石是三十年代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和参加者。后参加“左联”，先后任“左联”执行委员，常务委员，编辑部主任等职。因为他积极从事革命进步文化活动，1931年初被国民党政府逮捕，二月被秘密枪决于上海龙华。是著名的“‘左联’五烈士”之一。

除创作之外，柔石还翻译过不少作品。主要的如：高尔基的《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》、卢那卡尔斯基的《浮士德与城》及《丹麦短篇小说集》等。1978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编《柔石选集》。

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

黄 钢

一、汪精卫先生到重庆

——这我才知道，汪先生是一名老练的演员，为了来日在银幕上的他能够给予无数的观客以良好的印象，聪明的政治家，是不惜在一只陌生的开麦拉之前拿出他的和蔼的。

我决定在这时启用我的开麦拉了，便将光圈和尺度的位置拨好，按动了发条的开闭塞……

这第一个镜头的内容：

扬子江于嘉陵江的汇流处，缓缓向重庆市驶近的永绥兵舰，——远景。水与天分割线是在画面五分之三与五分之二的位置；永绥兵舰由画面的右方走进，阳光照耀着船身，明显了他那曲凸的外廓。船头，甲板上，舰长和水手依次而立；那最前的一名穿着浅色的西服，正在向岸上摇挥他的帽子。

“那就是汪先生呵，他穿的白西服；还是这样的年青……他在向我们这里摇动他的帽子哩！”

我站在趸船上，拍摄这一个镜头的时候，听见身旁的一个欢迎者，如此对他的同阵人说。

兵舰抛锚了，停泊在江心。

汽艇把我们——各色的记者，运载到兵舰上。

“请你们推定一位代表，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，”秘书曾仲鸣接应着我们：“汪先生此刻很疲倦，说是上岸以后再召见各位，好好的谈一谈。现在，请各位，先上岸去……”

我再拿出一张卡片，申明我是拍电影的。希望我的工作，能够得到他和汪先生的允许。

“这要去问问汪先生本人，”曾秘书说。他仔细的审阅我的名字和我的职务的名称，以及另外那个我所隶属的国营电影场发给我们的出外摄影证。

“你可以拍一点。”

曾秘书转进前舱去问过汪先生以后对我这样说。

数分钟之后，汪先生出自前舱，走下汽艇。我举起开麦拉，迎接对象。

这是一个中景：（人物走向镜头）汪精卫先生有优雅的步伐，和优雅的、微向右倾的肩膀。曾秘书挟着汪先生的黄色公文皮包，和类似救命圈的橡皮物件，尾随着。

汽艇绕过兵舰的后身，向岸边驶去。

汽艇客舱里的汪精卫先生，探首窗外，向永绥舰舰长暨其船员挥巾示谢。

我想，这是材料呵，就迅将光圈数目改大，尺度表缩小，按动发条，收罗这婉转的情调。

听见摄影机里发条旋迥的响声，那有身份的、曾在国民党南京的五全大会的摄影节目上被刺三枪的旅客，突象受惊的猎物一般，中断了他原来的动作，转首向我。

我遇到这意外，手指冻结了，无意的停止了摄影机里发条的行走。

但是，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先生，却马上信任的对我拿出他的和蔼。亲切的笑着；且从软椅上站起来，对我微微的颌首。……美好的伟人半身像哟，我高兴起来，苏了手中的机器……使汪先生的表情，在矮克发牌的胶卷上永存。

这我才知道，汪先生是一名老练的演员，为了来日在银幕上的他能够给予无数的观客以良好的印象，聪明的政治家，是不惜在一只陌生的开麦拉之前拿出他的和蔼的。

随着我手中机械的沉默，汪精卫先生收敛了他的笑容，坐回原位，不理我了。

岸上军乐队的演奏，从水波上踏步舞进窗来，汽艇离岸不远了。汪先生投眼瞰视到码头上参加欢迎仪式的人群，轻声的、自谦的讲：

“林主席也到江边来了，真是不敢当。天气这样热，麻烦他们了。”汪先生的说话象他的仪态，若说那些是全盘的做作，这形容是过分的夸大；但认为那些全是真情的流露，也就不大正确。这正如猜测他的年纪，说他业已老迈，这是不行的。但我们知道，那年青的时节也确乎离他甚远了。不怕他的发丝尚是相当的丰茂，看来也知其时时受到有规矩的梳理。也不怕他的唇上没有积须，而鬓角仍保留着丈夫的温柔。

可是，为了时势所趋，我们仍然可以称他是一个有风度的人。

军乐更喧闹地挤进窗来，夹着人声的沸腾。——汽艇是拢岸了。

我和我的任务一并跳回趸船，在开麦拉的取景框中，我看见了也拍摄到这样几个场面：